

職官分紀

欽定四庫全書

職官分紀卷四十

都督府

宋 孫逢吉 撰

晉職官志驃騎以下及諸大將軍不開府非持節都督者品秩第二其假節為都督者所置與四征鎮加大將軍不開府為都督者同置叅佐吏卒幕府兵騎如常都督制唯朝會祿賜從二品將軍之例然則持節都督無

殿最

按律有無害都史言如公平吏漢蕭何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

并舉孝廉漢制歲

盡遣上計掾史各一人條上郡內衆事謂之計偕簿郡

為諸侯王國者置內史以掌太守之任宣帝以為太守
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
服從其教化每拜刺史守相輒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
察以質其言常稱曰與我共治者惟良二千石乎是以
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
以相治民則相職為太守王莽改曰大尹後漢或以尚

書令僕射出為太守或自郡守入為三公

出為郡守鍾離意黃香胡

廣桓榮是也入為三公盧
廷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

三國時有郡守國相內史晉

郡守皆加將軍無者為恥晉宋守相內史並銀章青綬
集賢兩梁冠後魏初郡置三太守孝文初二千石能靜
二郡至三郡者遷為刺史太和中次職令太守內史相
縣令並以六年為限北齊制郡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
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郡至下下凡九等後周郡太守
各以戶多少定品命隋郡太守如北齊九等之制至開

皇三年罷天下諸郡以州統縣大業三年又改州為郡

郡置太守唐武德元年改州為郡改太守為刺史加號

持節

摠管則加使持節按魏晉制有使持節持節假節使持節得戮二千石以下持節得戮無官人若軍

事俱與使持節同假節惟軍事得戮犯令者守是刺史兼領軍戎若今採訪節度使也自北齊以降天下雖分

裂其州郡漸衆隋開皇初有州三百一十缺

十官

缺人樊遂廢郡便以缺

人則刺史如太守之職

缺

官名屢改職事不易蓋制置之際不詳源本因

習舊名遂有持節諸軍之虛稱其屬官別駕以下錄事

功戶諸曹叅軍事亦多漢晉之制若今之節度採訪副使判官之任本置別駕乘一車行部其叅軍錄事皆佐

戎旅今並無其實豈所謂必也正名者乎又按加刺史持節軍事之名以為榮寵則邊荒萬里三數百戶小郡

亦同此號又無以別遠近大小之差輕重閒劇之異也
顯慶元年都督府及上州各置執刀手十五人中下州
各十人後加號為使持節諸軍事而實無節但頒銅魚符

而已天寶元年改州為郡刺史為太守

漢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

符竹使符至隋開皇七年別頒青龍符於東方總管刺史西方以騶虞南方朱雀北方玄武九年又頒木魚符於總管刺史雌一雄一三年十年悉頒木魚符於五品以上官義寧二年罷竹使符頒銀兔符於諸郡唐武德元年又改銀兔為銅魚符自是州郡刺史守更相為名其實一也太

祖初理天下重親人之任䟽督守之名於屏俯仰視焉
其人善惡必書其下是以州郡無不率理逮貞觀之末

昇平既久羣士多慕省闈不樂外任其折衝果毅有才
力者先入為中郎郎將以補郡守其輕也如是武后臨
朝垂拱二年諸州都督刺史宜准京官帶魚長安四年
納言李嶠同平章事唐休璟奏曰竊以物議重內官而
輕外任凡所出守多因貶累非所以澄風俗安萬人臣
請擇才於臺閣省寺之中分典大州共康庶政臣等請
輟近侍率先具僚太后乃令書名探之中者當行於是
鳳閣侍郎韋嗣立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之皆

以本官檢校刺史

二十人內以政績有可稱者獨常州刺史薛廉徐州刺史司馬鍾二人而

已

當時復有為員外刺史

永昌中成王李千里歷遷襄州員外刺史神龍初以譙王

重福之妃張易之甥也貶重福僕州員外刺史皆不領州務

開元中定天下州府自

京師及都督都護府之外以近畿之州為四輔

同華岐蒲四州

謂之

其餘為六雄

鄭陝汴絳懷魏

十望

宋毫滑許汝晉洛號衛相

十緊

初有十緊

後有緊者甚多不復具列

及上中下差

凡戶四萬以上為上州二萬五千以上為中州不滿二萬

為下州亦有不約戶口以別敕為上州又謂近畿者為上州戶雖不滿四萬亦為上州其親王任中下州刺史

者亦為上州王去後依舊式天寶中通計天下上州一百九中州二十九下州二百八十九總三百二十七州

萬石君

史記萬石君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至二

千石景帝曰石君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以歲時為朝臣遇公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遇路馬必式焉

河東股肱郡故特召君

季布為河東太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夫人言其勇使酒難近留邸一月見罷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授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去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上默然慙曰河東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東海大治

尹翁歸為東海太守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東海大治乃入守右扶風

教告屬縣

王尊字子貢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為民父母抑強樹弱宣恩廣澤甚勞善矣太守

以今日至府諸君卿勉力正身一切以便宜從事

龔遂字少卿山陽人宣帝問曰渤海廢亂朕甚

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對曰海濱遐遠不沾聖化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

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遂曰臣聞治亂民不可急惟緩之然後可臣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

切以便宜從事上許焉遂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去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

為帶牛佩犢耶賣刀買犢

見上

銅虎符竹使符

前漢文帝紀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

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簡五枚長五寸

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

以與

天下無雙

李廣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

雙自負其能數與敵角恐
亡之乃徙為工部太守

以殺降不侯

初李廣與從事李
蔡俱為郎元狩中

蔡代公孫弘為丞相蔡名聲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
祿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廣之軍吏士卒或取封侯

廣以問望氣王朔曰豈吾相不當侯耶朔曰將軍自念
豈有所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

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歷七郡
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也

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
士卒共之將兵乏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士卒

不盡食不嘗食寬緩
惜士士以此樂為用
賞賜分麾下與士卒共飲食上民

之師帥
董仲舒策曰今之郡守縣令民
起學成都市文翁

為屬郡守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
小吏勤敏有才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勵遣詣京師

受業博士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每出行縣蓋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閣縣邑吏民見而榮之由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今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治為天下第一

一朱邑字仲卿遷北海太守以非撿煩吏龔勝楚人哀帝以勝守右

扶風數月上知勝吏民信愛號為召父召信臣字翁卿為南陽太守躬

耕勸農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堤閼凡數十處以廣灌溉民得其利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獄訟衰

止使民信愛不嚴而民從化循吏傳序河南守吳公蜀號為召父守文翁之屬皆謹身率先

居以廉平不至治郡如家衛蠆字子產為桂陽太守清白有精思治郡如家賓

客滿門宋博好學士大夫為守九卿玉食自奉陳咸為東郡太

守又為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其治儼嚴延年其
廉不如所居調撥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奢侈玉食
然操持掾吏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
敕書曰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下吏畏之
令行禁止然卧治漢黠字長孺為東海太守黠學黃老
亦以此見廢卧治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掾吏而
任之其治責大體而已不苛小務黠數多病卧閣內不
出歲餘東海大治後以更五銖錢民盜鑄楚地尤甚上
以為淮揚楚地之郊乃拜淮揚太守黠伏謝不受印綬
詔數強起然後奉詔上曰君薄淮揚耶吾徒得君之重卧
而治之耳五十當貴朱買臣吳人也家貧好讀書常負薪樵
戴相隨數止買臣無歌謳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
求去買臣曰我年五十當貴今已四十餘矣妻怒曰如
公終餓死溝中耳遂去後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
至長安詣闕上書久不報待詔公車會邑子嚴助貴幸

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拜買臣為中大夫
與嚴助俱侍中後拜會稽太守且至發民除道故妻夫
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長安廐吏乘
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而妻自縊死

四馬車來迎

買臣待詔常從會稽太守邸寄居飯食及
拜為太守仍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

直上計時會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
邸吏與共食且飽少見其印綬守邸者怪之前引其綬

視其印乃會稽太守章也守吏驚駭出語上計掾吏皆
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者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

臣者入內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乃白守丞相排排陳
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頃長安廐吏乘馬車來迎

買臣遂息盜

龔遂為渤海太守宣帝問何以息其盜對
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絲不可急也惟緩

乘傳去

然後班春崔篆以王莽時為建新大尹到官稱病不視
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厥諫篆乃強起班

春厭承明之廬

嚴助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

故出誅豪猾

濟南閻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景帝乃拜鄆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

滅閻氏首惡餘皆股慄居歲餘郡中匈奴引去鄆都為路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

守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鄆都節舉邊為引去竟都死不近雁門匈奴患之乃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

欲釋之實太后曰臨江匈奴見憚鄆都為雁門太守匈奴獨非忠乎於是斬都

令騎射之莫能中郡將嚴延年傳注謂郡守為郡中無其見憚如此焉郡將者以其兼領武事

犬吠之盜

王溫舒為河南太守素居廣平皆知河南豪猾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

為驛自河南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畧捕郡內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於族小者乃死家盡

沒入償贓奏行不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
河內皆怪其奏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

郡中震恐道不拾遺

嚴延年為涿郡太守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

敢與牾咸曰寧負二十石莫負豪大家賓客放為盜賊
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延年至遭蠱吾趙繡按高氏得
其死罪繡見延年為兩勅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延
年先知之趙掾至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勅即收
送獄夜入晨殺吏分考兩高窮究其民思其政

何隨拜江陽太

守民思其政年七十一卒於官後州
鄉人言政績者皆稱何謂何江陽

祭孝婦天大雨

于定

國其父于公為縣獄吏東海有婦少寡無子養姑謹欲
嫁之終不肯姑告鄰人曰孝婦養我勤苦哀其無子守
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後姑自縊死姑女告吏婦殺我
母吏捕孝婦孝婦自誣服具獄工府于公以為此婦養

姑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竟論殺之郡中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倘在此乎於是太守殺牛祭孝婦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稱于公天下長者文帝

謂田叔曰公知天下長者乎曰臣何足以知之曰以三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太守孟舒是也以三

公使車載入殿中受策

蕭育望之子也王鳳以其名父之子著才能除為功曹遷謁者

哀帝時南郡江中多盜拜育為南郡太守上以育為舊名臣之子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注云使車三公奉使之車育至匈奴不入界

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飛將軍避之數歲不

入不可干以私尹翁歸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

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語其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